

928
コ
21

攻
媿
集

二
一



攻媿集卷七十九

宋

樓

鑰

撰

雜著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書錦坊樓氏爲詠歸會黥縣尉曹
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
先聖先師以敘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
已鑰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
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



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爲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爲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爲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問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

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

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鑰將行矣五年而歸卯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

學駸駸日新道學既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于

政妙集 卷五 三吳縣雙棧
人心所不安卽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旣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

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

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于禮法不諱爲臣子者要不當以爲名字君聞而矍然請易之子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簡而無傲臯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

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輒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

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纒一舉手使人終身保
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
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颯改字景劉

劉颯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颯母早亡紹
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颯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復為
奴婢輩所苦路氏生謙兄颯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
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颯晝夜不離左右
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謙有

識事颯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

以上節錄南史孝義傳

文之

颯數歲時伯兄尚無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鑰字
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故字
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颯既冠將
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蠱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閱南
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颯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
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為子而孝益甚謙非其同產而
愛益篤又况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母反慈

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謙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古人矣尚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音做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

寢遠

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旣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旣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冊請益鑰不曾作已無以塞命況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

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也伯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風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謙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古人矣尚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音傲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

寢遠

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冊請益鑰不曾作邑無以塞命況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

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
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堧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
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具而問之自
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
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
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
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潑擲聲蓋他曲所無者二

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
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
之精于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擲雍容數聲然後
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娑娑雜得屈柘急遍而
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
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
其所謂哀憤蹙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
于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
得數聲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

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爲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

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爲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眵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聽聲始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

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助同堂而居求扁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爲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爲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

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爲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況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滿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爲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爲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爲土是坤土也坤爲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

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始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匹紙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爲余畫紙作歲寒三友妙絕一時嘗問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耶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瞼此兩筆如

人意則餘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徧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爲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

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絕勝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擊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梟梟聲爲之革嘗畫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爲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遠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

能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
入心一寓筆端遊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
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
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絕字畫亦
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
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
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
于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祕
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后山

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畫亦云東
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
元所藏牛溪烟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
余爲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碑
陰因慨然爲書之

攻媿集卷七十九

攻媿集卷八十

宋

樓

鑰

撰

賦課藁 纂原集別有試藁一卷其目曰宣王內修政事賦玉卮爲壽詩注以省試光武大度同高祖賦宅道炳星緯詩策三道注以教官試又有策問一卷合御試召試省試別試解試上舍試州學等試所擬問凡十有三篇今並錄佚無憑錄刊

受降如受敵賦以受降之際亦當嚴備爲韻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矜己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

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僞彼旣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敞堅壁旁標碧幢撫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地敢恃敦厯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殘寇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璧焚其櫬豫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之降也旣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攜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犬戎之

難信深恐狠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耿公明此遂終定乎車師彼有坑旣降者固出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弛金鼓內嚴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敵乘夫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爲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旣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角于鋒鏑者敵尚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勅敵雖聞其誓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吾之爲備也旣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

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
人固畏威噬臍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
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
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以渡江擊楫誓
清中原爲韻

國讎未雪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
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柁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
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
而不顧揚楫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

之故爾乃緩引蘭櫂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
而羣心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夫大江吐我赤心
忽形言于剡水指夫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戰塵久
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煙之必掃顧鯨波而作誓
方橫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夏未平尙何顏而復
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
之泣網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
視強敵而氣吞倡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
將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

之尊果能扶神器之阡危拯遺黎之沈溺長淮以北也
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夫荆棘不渝江上之盟
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
鄙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
蠢爾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幕庭而一空振
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造之功惜乎
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
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
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以王師所至食
漿以迎爲韻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簞壺而咸至實食漿而相迎飲
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觀仁義之兵蓋憫
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旣已不擾
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囊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簞
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饗殮共持我之
至也救民于水火彼之逐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
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
曰後我以奚爲茲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

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
顧慕義以皆然非弔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
抗衡其小人以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
孰肯後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之
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裹糧夏衆咸來
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非東征西
怨也民望來蘇邇悅遠歸也衆無攜貳又安得輟仰事
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
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

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醜酒以犒也
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情烏可
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咸筐元黃人
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
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
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
豈止于壺漿箪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爲韻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爲獨

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維迹其
奮宛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不圖也雖
本自于神聖而獨逢興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
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
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
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
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驤首而飛
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
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于九五祚遂興于百六

爰究位天之載允協羲經詳推鬪野之符又同赤伏大
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
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赳赳濟大業以兢兢既當陽而有
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
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
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
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
以遂令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
故得息盜集之奮蝟破野戰之羣龍回飆既止于九縣

華雲寧見于高鋒靈貺自甄類五馬渡江之化功臣皆
 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將也有鱗集之歸驥如
 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
 皇復受天命而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為弓賦

以修身為弓發必中矣為韻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為弓正
 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的之功士有
 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
 則發于外者何以示眾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

以四輕猶弓人之為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尚
 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
 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為慮以動動惟
 時罔蹈黨偏之失奠而發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茲蓋
 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
 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為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
 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為
 的而思為矢彼有忠信為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
 行為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省括謹夫檢

身動切戒于失鵠發何勞于扣輪亦猶率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己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尙角尙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于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蝨理旣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爲良尙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于矍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是則有志于弧禮何拘于戴記其直如矢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

固所不爲志者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爭則行何有關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廢前功于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以尊賢則士願立於朝爲韻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充庭之望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偕進時乎慢士則雖佚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撝謙則羣髦興入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晝接

下鼎烹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
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
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于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
去恥山林之人望旒纁者拭目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
而竚立謂邦有道兮于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是其急
聖人在上旣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亂臣之十大
抵士雖貴于求仕位尤慙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己進
退觀道興廢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
離蔬釋躋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恥也豈若吾

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
投銜鸞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儻恃
祿位者因明月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
故好仁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
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西
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
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掉闔之言又孰不思棄商築
來趨舜門盡令雝水之西同爲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
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閭禮非常之士

俾乘駒以去者賁然而至臥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濟河焚舟賦

以濟河焚舟志在立功爲韻

戰欲必勝歸寧豫謀旣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讎昔秦穆違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旣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拜賜全師再出俱懷奔北之羞雪恥不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呼卽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

先于効忠昔也喪師曾媿萬全之策今焉買勇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顧吾壯志已爲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燄奔電長烟走雲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勲回視歸途渺洪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縱橫馳河內之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殺尸而洒泣挫夫強晉旣聞國

恥之洎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于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河百敗而勇氣不替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旣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肯而遂棄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以精神折衝爲韻

本旣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

士朋來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奔突之鋒竊原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爲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爲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爲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爾幄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奇兵勢旣聞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尊人皆莫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威稜之振也足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爲夫儀則人咸想于風采我何勞于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

不出于尊俎兵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朝廷會果來于敵國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又垂紳而搢笏臣主聚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鄙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氣燄不可嚮邇國家按堵以無事鄰敵從風而自靡顧厭難于無形非得入而曷以賢五千之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于一士噫

子玉不去則爲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強矧多士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卻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聞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以歲星所居宜其有福爲韻

國旣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

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禧原天
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
其下者應爲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
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旣
存生育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旣循度而至止
則錫羨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備
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期時和年豐而
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
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吳國之強

晉室得之果挫苻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爲
之疾徐超而前者或棄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
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
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
得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
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況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
事而爲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
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旣居析木之津遂興陳
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于德馨

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
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
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攷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
斂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
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以天性明達好謀能聽為韻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顧
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議擇善而行迹其
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咨于眾則孰判利

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臧屈
羣策以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欲
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
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獨稱于赫赫計將
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辭或悅于監門謀主或資
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
設施皆合于眾智明達蓋由于天性顧將軍何以教深
圖東嚮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
雄之勢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蓋念至仁

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我是以
 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下順流為真王為假王悟陳平
 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
 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豁達然而助桀為虐者欲居
 秦室之富養虎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
 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關東欲棄問不憚于據寧成卒能
 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爭
 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多士智難合于
 敷天殊不知過雖聞于有此改必見于幡然遂令信彼

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
 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
 兼聽人亦為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
 剪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以開未從仕聖人使之為韻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
 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効施為蒙嘗
 尚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
 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

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効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厠于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歛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己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尚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

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爲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爲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旣未成則尚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姑樂舞雩藝或及于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祿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歷攷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歎師之可而吾猶曰未

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

以今天下可傳檄而定為韻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一作乘破可傳檄

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于遠邇軍書所至當自底于

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

也無不徯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

頸以望焉于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

思已深萬里起箠壺之念中原徯車馬之音苟用十行

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欣聞乎大號尺書所

至自平難于當今是宜敘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

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

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

順從馳吾插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

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

師之至歡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穉

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于平廣淮陰遣

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

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

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
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救功而底績掉舌而
賢五千騎豈勞辯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
之鄉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人心焉悅隨則
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興可冀也亂
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
遺誦于高麗皇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
臣也又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聳百蠻而退聽方今
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以仁孝之道二致同源爲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一源究
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
才非曰于爾殊人或多于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
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
厥本源是理曾何于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
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
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爲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
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他岐豈不以親

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鉤深探賾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曾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攷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論是源也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

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鄩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竝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見于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鳴爲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而道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
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
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攷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
宗王之學而終于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
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
入聖人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
鳴其願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
警于時茲蓋二百餘章兮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
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

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恥時將駕說鼓木舌于諸儒
經本吐辭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已
況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衰之
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人或擊
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愈盈固異震雷
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爲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
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衛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
也有德音之不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
韶樂鄙弗能之后夔鏘若鈞天小爲文之韓氏故能倡

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馱兮豈巧舌之能
騁天下之鴟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惑由大聲
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
嘗純也辭只見于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
指事也未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
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

攻媿集卷八十

攻媿集卷八十一

宋

樓

鑰

撰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羣邪交騁不操而存必
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寂滅清淨死灰
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
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求靜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
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

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邈下欺乎人意其罔覺事親而欺所
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
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爲
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
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閱三世

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
磨以禹圭滂雲起義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
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絲絲尚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歟以治以察手持圓著畫
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臥論議觸海翻聲名塞天破百謫九
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
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旁人道是呂洞賓
堪笑旁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爲人只有照管

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盍歸去惟有媿處
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峻嶒咫
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碧樹增兩海岸
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清賞援琴對之萬壑同
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歟先生嘉遯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燕坐形

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既笑而嘻此身
見在何以假爲先生粲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
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不槁予
實敬之蓋宣和西洛之貢士而淳熙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真贊

綸巾野服河口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于九殞之餘
銜盃漱醪真欲遯迹于千載之後是將傲睨塵埃之表

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有素官
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
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翱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
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爲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
而氣益增齋鹽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

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斂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標秀整興寄高遠澗涘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沈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絃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訥于詞爲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靜道生慈

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遂爲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種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宦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稟如此毋曰賢于俗人斯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曩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牖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漑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篋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貌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

留泉石之膏肓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覲面見莊嚴五采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
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
者衆今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用
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固
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竺流傳
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之以中天然者存擬議則錯思

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直教喚出南安
巖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角柔櫓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爲人惟茲律儀尤切于身仰止南山與
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旣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爲靈芝持律益嚴護
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奉之尤謹

今有日本國僧俊芘慕南山靈芝之法航海求師首
畫二師之像求余爲贊芘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旣
得其說欲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
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躬上東階
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
說乎歸矣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予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爲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真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卻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槌弄拂便
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之文若是金剛
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直得齒如劔樹口似血
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真箇了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
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千經縱
橫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一別九年再見
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

湖水卻成火裏打秋千季札挂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
偈于老師之前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爲余欣然
也

鑑堂听老贊

咄這老頑頑于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翻身當
機便拶若教搥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咄把似口羅舌
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攜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僅如綫

命脈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挂誰模其形強爲描畫是見佛便呵
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注腳我則不暇
爲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爲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菴空無人雪消成水若道成水流
轉未已一點洪爐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拄杖栖雲菴中若將終身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厦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古錐要與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甚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爲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邁祖風之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瞎堂遠老真贊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瞿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真圓悟之嫡子而杲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資深話
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原作麼逢遠寺尋山無好處
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具足尊
五采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卻不得若道便是也不得
上盡層樓卻下來何曾見得真彌勒

游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檝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河絕流日有
焦槁之歎至京口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
作江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漿者耶回
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
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剝地破勢地折說道不立文字未免橫

說豎說草菴文字太多只爲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麼看
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足菴卻來攻
媿同龕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閒身鬧市裏尋得靜處相逢了白話三通
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爲見所見而去
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脚踏著投
子機不被旁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來生債
盡底還他亦快哉

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方是了
卻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舅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幾欲相將作勝游
芒屨未穿心已嬾
不如莫莫且休休

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卻來還
舅甥相與成三隱
城郭山林等是閒

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疎見亦空
要是歸來當一見
待攜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真歸
壺籌投盡無人拾
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
莫言此去八千里
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卻在別
峯頂上

金峩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三大字示以

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卻不不如莫
待僧伽梨便與豎起春梁骨大丈夫休汨沒一粒爆起

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鵝赤脚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
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在確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說向誰
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亾是公烏有先生子虛子
我卻曾見語錄來祇有空空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夢中洗泥泥裏
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是我也要笑來

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爲中虛聲自應
莫將應處做神通

听老自號鑑堂來住蘆山山中先有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堂亦非鑑
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橫說豎說不

待饒舌涂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時在郡齋見所與
心聞一偈慶元六年所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

敬次舊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
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
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立談見示

十首立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若還又有九百漢
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雙足自在在心機在目默然深入不二門
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
舉大德拈起拄杖全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
下得一任提持下不得奪卻作麼生區處快道

快道

家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欒無可笑
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箇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卽心是佛本無難錯卻絲毫隔萬山知有毗盧五千卷
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俱是隱
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舉軍驚從來要去廬山住
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難行道
今日人天聽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場止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誰能弛
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寢湮微拭眼餘風靡子遺法鼓一聲精彩變
要如光弼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方識破

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庠老頤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唇包著許多牙齒禍
自此出故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飲食為忌庠者
養也頤者養也名庠而住頤菴知他養箇甚底直待吞
卻栗棘蓬更與吸盡西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箇
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有身有苦無

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柏泉諸人稱之為

下一轉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礙是自礙非身為害既知一物本
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何用雖
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
眾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
把丈六金身卻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卻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答
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
下箇注脚休休休莫莫莫若要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
門也低一著

攻媿集卷八十一

攻媿集卷八十二

宋

樓

鑰

撰

祝文

原目此卷前有致語十五首上梁文四首勸
農文三首合為一卷已缺佚無存又有青詞三

十四首別為一卷疏文九十六首分為二卷大率
道場所醮佛寺功德求僧募緣之作今並刪去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

教授

殿久弗葺墮蠹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壓焉易敝從新飭
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

通判

東嶽行祠

秦嶽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
鑰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邈在天外神聽則近
尙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永康而靈響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
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鑰
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款祠下
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鑒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
之及民者深鑰佐郡此來祇謁祠下吏之事不敢不勉
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禴禳昔曾大父來
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鑰茲叨佐州祇敬靈響歸
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
酒薌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
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鑰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鑰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鑰贊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蓄無害神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為不貲今去矣祇拜祠下

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溫州謁廟祝文 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鑰頃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茲叨假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神咸著靈響 祠山云惟王威德著于東南創祠此邦民已受賜海神

云惟王勲業冠于唐 鑰頌嘗客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
室威德著于是邦 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
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爲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
者祀之秋氣方中岌岌然以風濤爲憂愁霖未止願亟
開霽以全農功鑰不敏竭力以祇王事惟神有以相諸
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祇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蝻螟之酺慶歷
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

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蟲螟爲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
卽衰息茲當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
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于蝻螟者
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畀之炎火
以全歲事于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

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鑰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
斯語黽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
以展謝四五年間十修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
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于茲有年矣鑰試
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
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瀆秋高氣清忽霈膏

澤豈么麼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
三年鑰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
惠斯民于無窮哉

工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國家歲事于南郊大賚四海鑰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爲
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
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
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仕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
玷闕官簿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東于新制乃今而後得

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焚黃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鑒歆承寵渥

鑰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坐下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於八前四者固嘗燔黃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鑰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爲正議大夫今者鑰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婺按故事以請於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草敢以四告併侈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鑰蒙被遺澤年除歲遷寔逾

分量幸逃譴何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祇服命數以佑我後人于無斃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需大澤于天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嗚呼顯考積厚流光鑰不肖祇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爲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黃至是而九茲敢以宣奉大夫之命薦于瑩域顧瞻松楸音容如在尚惟歆鑒式綏寵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

遑歲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宮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
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
典至十有二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
石窆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洵更大郡餘慶所暨燕
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養之久近
經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鑰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
四告三黃展儀坐下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鑰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
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庵之後是時卽議少遷冢舍
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
祖考神主于享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
成復還廟室伏惟鑒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鑰等不
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靜子孫蒙休久議
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以

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躄踊痛割何極鑰等忍死力貧
已豫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耐先考之墓
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填基伏恐驚動神靈先
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
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
將頒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挂旛追薦
併惟歆鑿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

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耐于
先考光祿之墓豫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
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妥
靈永祇香火惟神鑒察尚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數撤而新旃顯考之藏安
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
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髹新位敬書揭
虔捨舊從新憑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代工部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橫經授業最爲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與祀于學有年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尚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爲四明美事衰族預有榮焉粵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安先生之靈世蒙餘休懼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鑒之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以下代温州守

皇帝惟宗祧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一作謹遣某官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爲邦人之休顧不在茲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神相唐若早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
實疚心潔齋致禱罔或弗欽願沛膏澤視古猶今庶幾
歎愁變爲謳吟

海邦之民神所勞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
三日再瀆神勿躁早魃旣虐風亦暴吹雲使醜氣不冒
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
牲牢馨香敢忘報

夏旱致禱神旣應之驕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
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爲甘露迄成歲事靈應

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尙收桑榆惟今之災秋
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麥不
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顧豈得已願爲膏澤拯此疲
氓

三時務農以神爲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旣閒人
亦少休早暵告病惟神之求連薨而居甘井枯竭宜寒
而煥疫癘將孽神芘斯民尚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俟
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旱災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尚虧于舊禮願
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黃堂慰萬衆瞻依之切悉衷緇
侶盡六時諷唄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
所欲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爲虐于
于復來不以爲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興
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

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旣久千
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
以雨不俟雩禱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
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
能銷去精祈未旣靈貺已昭神之愛民若父子隨禱
而應是焉可証尙請于朝以伸陽報

旱災之餘人心易恐雨小不應千里嗷嗷所不甚恐惟

神是恃衛公精爽凜然如生膏澤所霑閭境告足率屬
來謝其敢不虔尚冀時若以沆稔歲

祈晴二首

惟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
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
毋以吏故而害于民廓清頑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
爲神羞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旣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
神爲命淫霖未已陰沴日甚嘉種不葉汨于深潭東作

苟失曷爲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
令有禱于茲神其來聽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
音四馳曾不淹辰廓清氛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
相唐功著千載燮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尚期終
惠

祈雨雪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旱敢

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煖然如春又恐疫癘重困吾民立雲滄興密雪交下益以霖霖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倘終芘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温不雨爲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旣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流無

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

禳謝颶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惟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倘終惠之其敢忘報

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爲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

其依是用祇謁祠下豫罄丘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于前其終惠之汜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茫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答貺昭甚震風凌雨一昔掃除祇謝祠庭其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旱潦有數天實爲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旱告將困吾民天高難諶用求于神幽蟄奮起霈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

靈旼在民廟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圯旱禱未答或其在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己神相于幽休戚共只願噓立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臥于靈湫爰遣屬僚修郡故事仍將緇流諷頌致禱挹彼注茲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將于此乎求之神尚肯來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爲灾迎之幽宮聖水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旄旌幡幢往從紺容願驅妖沴回祿祝融願呼羣靈屏翳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功膏雨浪浪黍苗芃芃策勲而歸報神何窮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禮徧于羣神雲出相望膏澤永下竊惟巾子山一郡之望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

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興雲霓沛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千里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爲靈山旱憂吾民神不得閒從人之來奮起幽蟄來卽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四興千畝含滋爲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所矚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旣居願安幽宮節宣雨暘相予屢豐

平水王禱旱祝文

亢陽爲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悟靈神之在

邇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
寢廢既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
已謹于祈禳而守宰久愆于禮敬早既太甚咎或在茲
聞之惕然其敢寧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己
之寡聞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爲之三日之霖
誓率耄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宇聿觀輪奐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維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
又聽之廟貌之崇後其圖之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霰霖土膏墳興祀牛于門協
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歆此菲奠用介豐登
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迺祀土牛用
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暮之春聿修歲祀涓辰致
潔徼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 台州

興國之初台爲王土擢公朝行首縮郡組宣暢皇風蠲
 除虐賦去歷華途爲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
 人歎章聖天語迺昔尤侯建祠鬢宇遺像未設闕典思
 舉傳之番易冠佩容與道貌眸然爭先快覩鑰去二百
 年叨繼前武敢曰尙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
 曰士曰民惟敬惟慕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代人

先聖

夫子于鄉恂恂爲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

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
 清酌薦籩式陳明獻

竟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晞之敬
 拜于學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
 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後長舜予何人鄉黨尚齒遺
 言是遵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

攻媿集卷八十二

第 35328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21

号	25676	深
SS	11	8
	大	味
	大	味
	大	味

趙

